

# 被遺忘的力量——《魔戒》中的神學觀

崔家怡 周曉青

## 一、 前言

約翰·隆納德·魯伊爾·托爾金 (John Ronald Reuel Tolkien, 1892-1973) 的《魔戒三部曲》(*The Lord of the Rings*)，其故事內容蘊含著奇幻色彩，是一個充滿想像的冒險世界，被歸類在幻奇文學(Fantasy Literature)的文類中。普遍認為幻奇文學僅屬於大眾文學或次文學，亦或是文化現象的論述，然而，幻奇文學主要分析研讀的作家也包含古典作家，而且立足於詩學傳統、探討幻奇敘事與想像的文學性及其詮釋學目的性和語文的歷史性，跨語言文化的虛幻想像的美學化與再現的神化創造通性等。本文將跳脫此框架，意圖從其內容的呈現中，證明此作品欲傳達更重要的訊息，即其神學思想的闡明。要了解《魔戒》與《納尼亞傳奇》中的神學思想，需從作者當時所組成的文學社團「吉光片羽社」(The Inklings)著手。

《魔戒》與的特色在於除了人類以外，還存在了其它種族，像是哈比人、精靈、矮人，甚至半獸人，還有很多真真假假的生物，這些構成因素，使其被歸類為奇幻文學，並提供了一個逃避現實的空間，轉而朝向一個想像的世界開展，可以讓讀者忘卻戰爭所帶來的痛苦，約翰·杭特(John C. Hunter)的〈看不見的證據：神話批評與《魔戒》〉(“The Evidence of Things Not Seen: Critical Mythology and *The Lord of the Rings*”)這麼提到：

正因具有神話性(mythic)，一些多愁善感的批評家將《魔戒》貼上「戰後小說」的標籤；正因具有神話性，《魔戒》的廣受好評可解讀成當代普遍的尋求解壓的管道。(128)

杭特又再度指出文本中的「奇幻需求」可在戰後提供一種精神上的提升：「某些文本達到了「奇幻需求」，是一種「心靈上」的需求，來取代戰後的西方文化所帶來的問題，是個暫時性的取代(144)。」這樣的奇幻特性，使得作品中的奇異魔幻情節被放大。然而，托爾金欲藉由《魔戒》透露的神學觀也因此被忽略。故欲真正掌握托爾金的神學思想，則不能不重視 20 年代由牛津大學的幾位教授所組成的「吉光片羽社」，以托爾金為首。

## 二、 「吉光片羽社」與其中心思想

### (一) 歷史與文本設定背景

托爾金任教於牛津大學適逢二十世紀初期，當時他接觸了一些神哲學家，1937年在附近的酒館「老鷹與小孩」(Eagle and the Child)組成了「吉光片羽社」(The Inklings)。「吉光片羽社」的名字是由魯益思(C. S. Lewis, 1989-1963)取的，早在1933年，一群文學上的朋友固定在牛津大學附近聚會。哈洛·卜倫(Harold Bloom)說這是一個輕鬆的聚會，討論文學與神學，並且閱讀彼此的新作品(64)。卡爾·洛立森(Carl E. Rollyson)所著的《英國著名小說家》(*Notable British Novelists*)中關於托爾金的那部份也提到了「吉光片羽社對《魔戒》的重要性是不能抹滅的，尤其建立了魯益思與托爾金深厚的友誼。二次大戰過後，《魔戒》馬上就在市場上大放異彩(915)」。

### (二) 「吉光片羽社」的社會關切

在二次大戰期間，希特勒創造了一個新的宗教信仰，奠基在他深信不疑的巫術之上。在《納粹與希特勒》片中得知，1930年，納粹開始在世界的頂峰找尋古老的遺跡，他們相信這是他們的祖先的發源地。納粹相信這個古老的祖先可以為希特勒展開一個新信仰奠基，希特勒認為只有純種的亞利安人才配得統治世界，其他的種族都是低劣的。這就是納粹從古老的神話以及巫術中取的解釋，並試圖追溯歷史的緣由。希特勒重視巫術，並自我認定為救世主，稱為神之子，並有很多人民奉為主臬。在歷史脈絡中，當時的人民採信了他的說法，認為希特勒的出現是歷史必然發生的現象，他並非「製造」海浪，而是看準時機，站在浪上。他被認為是拯救了歐洲脫離被蘇俄政權統治的神之子。

由這樣的歷史事件，可以觀察出當時的人類已經對「神」失去信心，他們不再期望天國，寧可相信眼前所見的，一個實實在在的人是救世主。他們甚至認為耶穌基督的犧牲已經不足以拯救萬民，整個儀式達到了盡頭，必須有一個新的開始，而希特勒藉此用自己的方式，在世界上建立全新的信仰。克爾神父(Fergus Kerr)在《永恆的渴望》(*Immortal Longings*)提出巴特(Karl Barth, 1886-1968)的觀點：

德國的新福音教派面臨了1933年的政治事件，被迫承認「『神之子希特勒』是來自上帝一種新的形式的啟示，並強制遵守與信任」，這讓新福音教派本身受到新形式的自然神學壓迫。(165)

宗教受到壓迫，人類不再重視與神的關係，也不相信自然界的其他力量，真正的力量逐漸被遺忘。喬治·盧卡奇(Georgi Lukács, 1885-1971)《小說理論》中認為史詩的時代，是和諧的時代，當時人類與希臘諸神間可以看作一個總體。但是後來這樣的時代瓦解了，人類反而只能試圖找到一種替代的形式，不斷找尋

回歸的路。這雖然是對文學藝術進行的批判，卻也對人類離開了神祕力量，只著眼在眼前世界感到惋惜。

當時「吉光片羽社」的成員注意到了這股被遺忘的力量，他們知道人類間最不可被忽略遺忘的，就是人與神之間的關係，回歸傳統神學思想，或說找尋到過去「希臘諸神」時代，人神一體的精神。中國清末作家魯迅在其作《吶喊》的自序中，談到其棄醫從文之緣由，他在日本學醫的過程中，意外發現連中國人自己對於看到中國人被日本人砍頭的畫面時，都麻木地不言不語，魯迅認為要改善這種狀況，就必須從民族之精神改變起，然而寫作，就是首要的作法。

他們多半為天主教徒，某種程度上，這樣的信仰也造成了他們之於世界的「邊緣性」，他們所遇到的問題，也正是人類對神的感覺麻木。從道明派的托瑪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 1225-1274*）一脈相承的傳統神學思想是，人因為知道神的存在，所以不斷追求美，希望自己也達到像神一般的美，人類終究無法在本質上改變並追求到神一般的美。神初創立人時，即有這樣的認知，但神仍然願意接納人，親近人，因為人的最終必歸向神。人類的角色是由神創造的，神為什麼要創造出人，人又為什麼有別於其他受造之物，那是因為人的最終目標就是要認自己提升，成為神的朋友。神在這樣的認定下，使得人本身就存在對神的感知，是其他受造之物所沒有的。人類需要知道自己所處的世界並非唯一，所以托爾金也藉由作品《魔戒》，「吶喊」出這股遺忘的力量。

「遺忘的力量」之想法來自魯益思的《地獄來鴻》(*The Screwtape Letters*)，此篇小說用一個惡魔寫給他姪子的信貫串，在第一封信中，看守叔叔 (*Uncle Screwtape*) 說到在他成功的杜絕了一個人關於「是否有神存在」的想法時，惡魔開始誘惑他，轉移他的注意力到其他地方，讓他不再繼續想惡魔所認定的「悖論」。然後惡魔說：「我已經讓他產生了一個不會改變的信念，那就是當一個人獨自安靜看書的時候，任何奇怪的想法都有可能浮現在腦海中，但往往只要出現日常生活的瑣事，像是等公車或送報員，都足以讓他明白這些奇怪的想法都不可能成真」(2)。

### 三、托爾金神學思想在《魔戒》中的實踐

托爾金作品中所蘊含的神學思想，其目的在於提供一種新的信仰態度看待宇宙間的一切力量，這樣的態度是有別於「宗教儀式」的。克爾神父在《神學：維根斯坦以後》(*Theology After Wittgenstein*) 認為「宗教儀式沒有目的性，那只是文化型態的一部分」並「宗教行為，就像是語言一樣，不是推論而出的產物」(183)。托爾金刻意將背景設立了一個異教的中土世界，就是為了擺脫人類對於「宗教儀式」的框架。麥可·懷特 (Michael White) 在為托爾金作傳時也提出了這個想法，書中記載著托爾金自己說他的作品是基督宗教，甚至是天主教的意

思，是因為作品中所描寫的恩典：

他的人物活在有真實魔法的世界裡，光是信仰就足以讓美夢成真，這並非僅是意志力和決心的問題，而是化想法為真實。在中土真正的信仰可以克服現實，可以改變因果。雖然在托爾金的小說中沒有聖經、沒有十字架、沒有祭壇，但基督的精神卻無所不在。(184-5)

也就是說，將宗教儀式省略，表現出的是一種文化的消解。這種儀式的存在並無法證明出任何意義，也不知從何而來。當人類開始將信仰訴諸這些宗教儀式之間，其真正意義也被忽略了，才會造成人類失去了原先所深信不疑的神。信仰失去了，宇宙間的力量也逐漸被遺忘。

一如卡萊爾在《英雄主義與英雄崇拜》提出：

我所說的宗教信仰，是指一個人實際上信仰一種事物(這種信仰甚至不必向自己起誓許願則已足夠，更不必向他人表白)；是指一個人實際上銘記心靈深處的事物；而且能確切了解他與這個神秘世界的至關重要的關係以及他在這個世界中的本分和命運。對他來說，在任何情況下，都是首要的事情，而且創造性地決定其他一切事物。這就是他的宗教信仰；否則就可能只是他懷疑宗教的態度(scepticism)或非宗教信仰(no-religion)按這種態度，他感到他自己在精神上與冥冥世界(the unseen world)或虛無世界(No-world)有所聯繫。(2-3)

卡萊爾說明了人因為實際的信仰才能夠認識自身與「神秘的『世界』間的重要關係」，人類無法看見宇宙間的力量，所以很難發現自身宇宙兩者間的聯繫，而信仰在達成了這樣的認知，也就是卡萊爾提到「信仰在任何情況下都是首要的事情」。人要知道自己的定位，必然從關係脈絡中探求。從社會關係、親屬關係中，能知道自己在工作上或家庭上的定位，但若將層次提升到人類生存在世界上，該如何定位，就是他如何與看宇宙這個「冥冥世界」(the unseen world)產生聯繫。

托爾金的神學思想實踐在《魔戒》中，可分成幾個部份討論。要證明宇宙間所存有的力量已被遺忘，即須指出宇宙間力量的來源。最早人類所認識到的不可知的力量來自於自然界，從一些早期的神話故事中可以判斷出人類對自然的敬畏。而後，因為人本主義的發展，人類開始注意到不需要受外在力量的影響，人類本身的意志即可戰勝一切、與之抗衡。托爾金也相信人類的意志力可以代表宇宙間的力量，但他欲說明的是，這股力量之所以強大，是因為人本身了解到與神之間的特殊關係，才能讓這意志力足以發展，與宇宙其它的力量抗衡，因為只有人有與神之間的關係，也才能肯定自己存在的重要及價值。既知道了人的最終目標就是親近神，即須了解到親近神的方法。神是沒有形體的存有，人只能經由去

感知並相信卡萊爾所說的「看不見的世界」，並與之聯繫，最終就能進入到神的境界。

在珍·全斯 (Jane Chance) 的著作《魔戒：神秘的力量》(The Lord of the Rings: *the Mythology of Power*) 中，揭示了從《哈比人傳》(The Hobbits, *There and Back Again*) 到《魔戒》中「力量」這個主題的發展，並得到一個精確的結論：「能夠了解定義『天堂』必要性轉變成『最偉大的力量』。」(138) 她挪用傅柯與魯益思的看法，指出托爾金對人類科學提出質疑，否定人類科學可以重現傳統。(20)，並認為對托爾金來說，真正的力量是來自於智慧與幫助別人。(24)

安·珮蒂 (Anne C. Petty) 指出《魔戒》中的力量可以被分為兩種，內在力量與外在力量。前者是指魔法、某人的本質，像精靈族，後者指的是與某種物質間的相關聯性，像是魔戒。然後她繼續說明兩者的區別的重要性遠不及這些力量如何被使用，或說濫用。托爾金描寫的力量，值得注意的地方在於其與托爾金基督教信仰間的關連性。<sup>11</sup>

## (一) 力量的來源

### 1. 自然界的力量

因為我深信無論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權的，是有能的，是現在的事，是將來的事，是高處的，是低處的，是別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們與神的愛隔絕；這愛是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裡的。

—〈羅馬書 8: 38-39〉

《聖經·羅馬書》中提到「是有能的」，其原文指的是「力量」(powers)，證明了宇宙間存在著其它的力量，人類普遍無法感知，不是只有神的力量獨自存在。這樣的隱形力量在歷史的脈絡中，也是有迹可循的。

中古時代的《貝武夫》(*Beowulf*) 呈現的是一個異教的世界，在人的認知中，還沒有神的存在，他們重視的是靠著自己的意志，極力爭取眼前這一刻榮耀，為的是達到當下的卓越，不要讓自己被命運控制。文本中所出現的怪獸惡魔，可以視為另一種與人抗衡的力量。另外，亞瑟王中的故事中，魔法師梅林更是一個重要的存在，他的存在解釋了人類對不可知之力量的依賴。在早期的作品中就有別於人類的其他怪物或巫術存在，可以觀察出人類對於宇宙間其他的力量覺得恐

<sup>11</sup> 詳見 Anne C. Petty's *Tolkien in the Land of Heroes: Discovering the Human Spirit*. Minnesota: Cold Spring, 2003.

懼，所以才有怪獸的形象出現。人面臨恐懼，也想像自己能有相同的魔力可以對抗，所以有了巫術，可以確定的是，他們對隱形的力量一點都不陌生。

十八世紀「哥德式小說」的主題也有類似的討論，小說中強調外在無法解釋的力量，所造成人類的恐懼。因為有恐懼的心理產生，所以對歷史產生了一些重大影響。沃爾波(Horace Walpole)的《歐特蘭多城堡》(*The Castle of Otranto*)中，康拉德的婚禮就被某種力量中斷，並且康拉德因而喪生。曼弗烈德大王「眼睜睜看著自己的兒子受到巨大頭盔的猛烈撞擊，骨肉碎裂，幾乎都掩蓋在頭盔底下。那頭盔比人類的頭盔還要大上一百倍，大量的羽毛層層覆蓋著表面」(19)。整個小說都在處理因為這個力量的介入，對國家、國王產生的影響。在一連串的情節發展中，解開了秘密，原來是王權的繼承上出現了謬誤，造成了王權的不正統，而這個力量是為了把歷史還原成正統，才介入人類的世界。當時的人類雖然知道有未知的力量存在，也知道這樣的力量可以改變人的世界，但是卻是單向的進行。人無法了解到力量的來源，也不明白自己跟這個力量之間的密切關係。

十九世紀以後，這個力量逐漸被重視，浪漫主義者包括華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其詩中所強調的是人與自然的共存狀態，兩者間的關係是一種「聯合」或「互相」(union or communion)。<sup>22</sup>自然會透露出屬於自然界的力量，人類感知這個力量，也會出現一種力量，不一定是相對抗衡的，也可以說是一種相互依存的力量。

## 2. 人的自由意志

即便宇宙間有種種不可知的力量，人類也掌握一種力量，那就是人有自由選擇的權利。米爾頓(John Milton)的《失樂園》(*Paradise Lost*)中也可看出「一切都來自於意念」的概念。在第一卷的詩中就出現「我們有不可屈服的意志」(the unconquerable will)，及「永遠不投降的勇氣」(46)。

我們的心智與精氣都不復見

...

我有心來到這裡，而今我也是我行我素，不會改變我的本性。

心是自己安身立命的居所，

心可以把地獄化為天堂；

<sup>22</sup> Budick 也贊同 union 及 communion 的觀點，在他 2007 年 12 月至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的演講中所提出。

它也可以把天堂化為地獄，

我要保持我原來的一切，

即使是改變了環境，又有什麼不同？(49-56)

說明了心志可以把天堂化為地獄，地獄化為天堂，天堂與地獄的創造當然不是人類可以想像的，但是人類只要憑著自己的意念，就可以改變一切外在的狀況。我們可以去感知到我們看不見無法確信的東西，但是憑著內心的意念，我們可以選擇相信或者不信。康德在《純粹理性批評》中提到了「純粹理性就能為先驗心理學 (*Psychologia rationalis*)、先驗宇宙論 (*cosmologia rationalis*)、最後還有關於上帝的先驗知識學 (*theologia transcendentalis*)，提供理念」，他又進一步證明「如果對象是先驗的，因而其本身是未知(unknown)的」(338-453)。也就是說，另一個世界的先驗存在，就說明了它本身的未知，人類的知識無法超越，但是人類可以感知，因為人類有自由選擇的意志。

按照我所能有的洞察，只有一種可能的條件，能使這種目的與其他一切的目的聯繫起來，從而有其實踐的有效性，這個條件就是，有上帝以及未來的世界。我也完全確實地了解，沒有人能知道任何其他條件能在道德律之下引到同樣的目的統一性。所以，既然道德訓條同時也就是我的準則(因為理性規定它應該如此)，我就必須相信上帝的存在以及有一個未來的生命，而且我確信任何東西都不能動搖我這種信念，如果動搖的話，就會推翻我的道德原理本身。(681)

康德確信未來的世界以及上帝的存在，他清楚地知道，一旦對自己的信念有所動搖，就會推翻掉他整個信任的理念，所以他可以完全掌握自己的信念。如同佛羅多知道自己的使命，所以自願帶領魔戒遠征隊；山姆更是將自己的信念發揮到極致，就在他多次保護著他所稱的「主人」佛羅多遠離危險，甚至不顧自己的安危，這一切都出自於人的意念及自由選擇的權利。另一位「吉光片羽社」的成員魯益思，其作《納尼亞傳奇》之〈卡斯本王子〉(“Prince Caspian,” *The Chronicle of Nania*)中有這樣的對話，當卡斯本王子帶領部下到世界的盡頭，找尋失蹤了七年的大臣時，來到了一個山洞中，洞裡出現了一個女人，告訴他們七年前事情發生的經過。來自現實世界的露絲，聽完那女人的話，便懷疑地說，我們怎麼知道你說的是不是真的，那女人回答：「你無法知道，你只能選擇要不要相信。」

《魔戒—王者再臨》中，人王亞拉岡是一個理想英雄人物的代表，但是就連這樣的角色，也都沒有選擇的權利，歷史的發展決定了他必須參加這場戰役，亞拉岡在選擇走上王者之道時，面對伊歐玟的質疑，他這樣說服：

因為我別無選擇，只有這樣做，我才能夠在對抗索倫的戰鬥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伊歐玟，我並非刻意選擇危險的道路，如果我能夠隨心所欲，那麼我早就回到北方美麗的瑞文戴爾。（57）

佛羅多靠著自己的意念與決定，在中土世界中摸索即將面對的困難，他在小說中這麼對咕嚕說：

史麥戈，我願意再信任你一次，看來我的確必須這麼做，而且似乎命中註定要接受你的協助，在我最沒想到的地方；而你的命運，則是必須協助一個之前抱持著惡意追蹤許久的對象。（《魔戒三部曲—魔戒現身》321）

自由意志決定了人的力量，佛羅多幾次受到魔戒的引誘，幾乎喪失意志，都因為山姆的幫忙而度過難關。山姆與佛羅多擁有共同的意志，互相支持，永不放棄，最後終於到了末日火山。這時候，佛羅多必須憑著自己一個人的意志力將魔戒丟入火焰中，沒有山姆的陪伴，當魔戒被丟掉的那一瞬間，一切受魔多控制的半獸人與一切的黑暗氣焰通通消滅殆盡。可以看出的是，在佛羅多出現之前，沒有人有足夠的意志力對抗魔戒，造成黑暗勢力不斷擴張。

## （二） 人類的角色

前段所引聖經羅馬書中說明了另一件事情，就是即便世界上存有這些的種種力量，都不能叫我們與神的愛隔絕，顯示出人類的存在有別於其他受造之物（any other creature）。這段敘述充份表現出人類與宇宙間力量的關係—只有人類的力量獲得神所喜愛。人類的價值已經在社會框架之下被決定，使得我們以物質來決定自身的價值。然而，人類所當重視的，並非只有自己在世界中的定位，而更該重視人類本身與神之間的關係以及這層特殊的關係。

海德格認為任何事物間不該只是主體跟客體那麼單純，重要的是兩者間互相的「關係」，這樣的關係在人類的世界來說一直是很不明朗的。海德格在《存在與時間》書中曾經設過一個譬喻，描述什麼叫做「存在」，他說每一個存在的「物」（以其希臘文的脈絡和本義），或者說「物品」，這種東西的存在都有其「為了做」的目標，因為每個物品都是互相影響互相交織的，即便只是個路邊的石頭，它的存在也是以它本身能做什麼和不能做什麼映入腦海和眼簾，對於「物」的經驗，我們總從形形色色中獲得其確定性，存在一開始就是具有結構的，「因緣」的概念就此而生：

存在者之為存在者，向來就有因緣。有因緣，這是這種存在者的存在之存在論規定，而不是關於存在者的某種存在者狀態上的規定。因緣的何所緣，就是效用與合用的何所用。

此在的存在中包含有存在之領悟。領悟在某種領會活動之中有其存在。如果此在本質地包含在世這種存在方式，那麼對在世的領會就是此在對存在的領悟的本質內涵。

這一先行的因.....緣.....的了却因緣的根基在於：對「結緣」、對了却因緣的「何所緣」、對因緣的「何所因」這些東西都有某種領會。(122)

兩者形成「關係」則必須有所領會，也說明了托爾金在《魔戒》中，使用很多自然的景色，也強調了哈比人與自然界的特殊關係，「他們與大地之間的親密聯繫也是較高大、笨拙的種族所缺乏的(16)」。意圖喚醒人類從前對自然界的敬畏，並相信自然界存在的力量。如同杭特所言：

托爾金的作品喚醒了讀者的心，讓他們重新相信這個世界上存在著精靈與魔法，就存在於秋天落葉的清脆聲，瀑布流水聲，彷彿「與自然合而為一」這類的浪漫想法，都成了再平常不過的事。(143)

托爾金將哈比人比作人類，並將宇宙間的無形力量，轉換成有形的形體，成為文本中各種不同的代表，包括了矮人、精靈、半獸人等等。再藉由描述這些力量中的相互關係，一方面也闡述出哈比人所有跟一般族群不一樣的特質，雖然他們沒有許多外顯的能力，像是精靈的長命或巫師的魔力，也沒有人王亞拉岡的英雄形象。他們只是哈比人，他們在不知不覺中的被帶入了中土世界，並成為遠征隊的領導人，但他們確是魔戒遠征隊的重心，最後也完成了自己的任務。在瑞文戴爾，選擇誰能身負重任帶領磨戒遠征隊的會議中，比爾博、佛羅多、愛隆王所言：

佛羅多：我願意帶走魔戒，但我不知道未來該怎麼走。

愛隆王：如果我對剛剛會議中所有討論都沒有誤解，那麼這個任務本來就該屬於你，佛羅多。如果你不知道未來該怎麼走，就沒有其他人會知道了。這是屬於夏爾居民的一刻，他們必須從平靜的田野中站起，晃動聖哲們的高塔。.....這並非是我託付給你的責任。但如果你自願接受，我會誇獎你正確的抉擇。(《魔戒三部曲—魔戒現身》400)

佛羅多在毫無所知的情況下，就選擇帶走魔戒，愛隆王的回答是「這個任務本來就該屬於你」又說「如果你不知道未來該怎麼走，就沒有其他人會知道了」，這兩句都透露出除了佛羅多之外，在場的沒有一個人具有跟神之間的特別關係。也是因為這樣的決定，佛羅多進入了與夏爾天差地別的另一個世界。

所以，一旦人類注意並選擇相信到物質世界以外，存在著一股神的力量，就能夠發現其價值不只在於擁有了與神的關係，更重要的是，能夠感知另一個世界

的存在，並且穿梭於兩個世界之中。魯益思的《納尼亞傳奇》之〈獅子、女巫、魔衣櫥〉亦表現了人可以穿梭於兩個世界的想法。納尼亞的世界中的居民，一直等待著四位人類救主去拯救他們的國家。人類反而被一個神祕的世界「需要」，神祕的世界只能被動地等待；然而，人類卻也是被動的，他們是在一無所知的狀況下，被一種力量而牽引的，並不知道自己所擔負的重擔。這四個孩子在納尼亞國度做了王，因為他們靠著自己的童真跟簡單的信念，在納尼亞成長，成了很優秀的治理者，卻有一天回到了「現實」，他們在現實中，永遠知道了另一個國度的秘密。人類雖可以自由進出兩個世界，但是人類擁有的絕非特別的法術，他們擁有的只是自由選擇的權利，並且相信自己的力量。

將《魔戒》對比到「吉光片羽社」所存在的年代，哈比人就像這群由牛津大學的這群教授，他們深知必須有人出來拯救世界脫離希特勒的控制，但他們握有的不是強大的武器與號召軍隊的魄力，他們只憑著相信，相信自己對傳統信仰的堅持，足以喚醒人民不再服膺於希特勒的控制。存在者對於自身的存在之「效用」與「合用」有足夠的認識，就人而言，就得知道自己「何所因」，和「何所緣」。佛羅多和亞拉岡明白自己的血統、自己的天性，也就知道的功能和角色，在因緣際會的過程，也就是命運到來的那一刻，他們「選擇」迎向它，而這就是一個真實「存在」的個體，不是夏爾眾多哈比人渾渾噩噩的一群，就存在而言，那群人是遺忘在存在之中。在懷特的看法中，托爾金「從不認同大英帝國或大英國協，而認同更古老的傳統，因此他自然痛恨希特勒，認為他是『無知之輩』，更難以想像德國民眾居然會被這樣毫無價值的人物腐化至此」(157)。

### (三) 隱形的世界

#### 神的國

噢，不可見的世界，我們看見你，  
 噢，不可觸及的世界，我們摸著你，  
 噢，不可知的世界，我們認識你，  
 不可捉摸的，我們擁有你！

—湯普森(Francis Thompson,  
 1859-1907)

夢見一個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の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

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說：我是耶和華—你祖亞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

## —〈創世紀 28:12-13〉

當被遺忘的力量重新回到人的心裡，人類就會感知到另一個空間的存在。如湯樸生的詩〈神的國〉所言，他能夠看到看不見的世界，摸到不可觸及的世界，甚至認識了不可知的世界，最後說他擁有了這個他所謂看不見的世界。他之所以能夠擁有及感知，就在於他因為在發展了與神之間的關係。前文提到在早期的傳說中，時常出現怪獸或妖魔等的一些角色，可能是當時的人民感受到一股神祕不可知的力量，所以才在敘述中轉化為怪物的形象。但湯樸生他感受到的那股力量，帶領他開啟了一個新的視野，不再是恐懼，而是企盼。雅各欺騙了他父親以撒，逃到外面經過了一些患難，耶和華在他面前顯現。雅各與神之間的關係重新被連結起來，透過了雅各睡夢中所見的梯子。

綜合上述的觀點，可以觀察到除了我們生存的世界，還有神的國度，人喪失了通往神國的企盼與方法，也就是本文一直強調的被遺忘的力量。找到這個被遺忘的力量，就找到人類在宇宙中存在的價值—成為神的朋友，也就是進入神的層次。維根斯坦認為人類永遠無法在這個世界中談論神，因為當神的境界被放到世界，就屬於世界，不再是神了。所以，由很多文學作品中可以觀察到，欲發展人跟神之間的關係，需建立在另一個空間中，就好像神與人之間的中界點一樣。那個空間並非真實存在，但是其重要性對人類而言，卻是不可忽略的，這樣的空間我稱為隱形的世界。

以海德格的觀點來說，隱形的世界是與人類的「日常狀態」(Everydayness) 恰恰相反，然而，「日常狀態」扮演了一個進入到隱形世界的重要角色 (489)，即類似〈馬太福音〉：「你若要進入永生，必當遵守誡命」(19:17) 的概念。人類存在的世界，就是屬於日常生活的世界，一切的想像都須本於我們所在之處。魯益思的《納尼亞傳奇》之〈獅子、女巫、魔衣櫥〉就是很好的例子。四個孩子往納尼亞國度的通道，是一個看似普通的衣櫥，就是我們日常生活所用到的物品，竟在衣櫥後面隱藏了另一個國度。

最小的女孩露西發現了衣櫥後面有國度並毫不懷疑地相信，但是她的兄長們起先都不相信；而當他們長大到一定的年紀，也被限制無法再進入納尼亞的世界了。當孩子長到某一個年紀，就再也去不了納尼亞王國，但納尼亞將永遠存在他們的記憶之中，〈馬太福音〉：「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若不回轉，變成小孩子的樣式，斷不得進天國。所以，凡自己謙卑像這小孩子的，他在天國裡就是最大的。」(18:3-4)。這不是說只有小孩子能感受到隱形的世界，而是說明了只有小孩子才願意毫無條件地相信世界是充滿神蹟的，人越來越不相信神的存在，是因為人太依賴所生存的世界，由物質建構而成的世界，人才喪失了對神的仰望。

物質的世界用來讓我們存在，但隱形的世界卻超越物質，即所謂「先驗」(a

priori)，不需要經由特別的經驗而感知，是一直存在的知識。康德認為：

如果沒有上帝也沒有一個我們現在不可見卻期望著的世界，那麼道德的光榮的理念固然是人們稱許和讚嘆的對象，但不會是意圖與行動的動機。因為這些理念不能圓滿實現對一切有理性的存在者是自然的、並為同一個純粹理性先驗所確定而使之成為必然的那個目的。(671)

康德強調，如果沒有期望的世界，人憑著理念可以在所生存的界上達到被讚頌的境界，但單憑理念則無法成為意圖與行動的動機。也就是說，在《魔戒》中，佛羅多有自己的理念，讓他決定帶領魔戒遠征隊，但倘若不是為了達到先驗存在的那目的，佛羅多的理念不會有所發揮。這趟旅程包含了種種的試探，不斷對佛羅多的理念進行挑戰，也在這過程中，佛羅多發現了隱形的世界，他在物質的世界與隱形的世界兩個截然不同的生活中受苦，產生矛盾，或自我懷疑，但他將瞭解到隱形的世界早就存在。真實的世界中，不斷為了生存而奮鬥，人必須要為自己奮鬥，也與人一起奮鬥這趟旅程讓他們在心靈與道德上都獲得提升，並用心認真的回應這個世界，就像是一種告解。托爾金也自認為被邊緣化的一群人，所以他可以看見《魔戒》裡的那個隱形世界。在他的觀念裡，魔鬼是無法創造世界，他只能靠著搶奪毀滅來達到目的。

深知隱形的世界存在，正是來自於藝術的感動。人可以自由穿梭於兩個世界之中，因為人的意志使然，這樣的神學觀念呈現在文本中，幫助找尋到一個已經被遺忘的力量，這個力量來自於人自身的感知，因為有感知，才能對隱形世界有所體驗，也才能用新的眼光看待眼前的世界。

除了受到物質世界的控制，「時間」概念的存在，也是讓人類忘記神的重要原因。人受制於線性時間的流動，把時間看作最重要的依據，而使的人類失去了感知隱形的世界的能力。在隱形的世界裡面，沒有我們所看得見的空間，也就因此沒有時間，人類惟有跳脫物質世界的時間，才可進入那個隱形的世界，感受到神的時間。

海德格說：「只有根據綻出地平線的時間性，此在才可能闖入空間」，也就是說，要有一個時間有別於地平線，才能讓人進入另一個空間之中(484)。魯益思在納尼亞的世界裡，將「隱形的世界」具象化，帶領四個孩子認識這個隱形的世界。四個孩子在那裡長大成人，統治了納尼亞王國，但當他們回到了原本的世界，發現原本世界的時間已經停止不動。噶林(Marjorie Grene)解釋海德格的時間觀念，有以下的說法：「時間存在的基本時態是『未來』。時間並不是從過去經由現在到達未來，而是從未來經由過去抵達現在。先到達未來，才回轉來理解過去，而成為現在」(461)。也就是說，「現在」是受到未來跟過去兩個概念的影響，所產生的結果，所以現在的時間是最不重要的時間概念，因為它隨時會被改

變，就像四個孩子到了納尼亞國度後，他們本來所存在的「現在」就停止了。

整個納尼亞處於一個沒有時間狀態的空間裡，不能由歷史的線性時間推算，一切的發生都在統治者獅子亞斯蘭的算計中，他可以說經歷了未來與過去，達到現在，所以完全可以推算與控制納尼亞國度的發展歷程，也就是所謂神的時間。獅子亞斯蘭預表著耶穌，〈何西阿書〉更有如此一段經節：「耶和華必如獅子吼叫，子民必跟隨他。他一吼叫，他們就從西方急速而來。」(11:10) 亞斯蘭作為納尼亞國度的王，在〈獅子·女巫·魔衣櫥〉也經歷了犧牲與復活。耶穌是由神化成肉身而來，他明白自己在世界上的出現，就是等待著犧牲，完成救贖。

在《納尼亞傳奇》的另一個故事〈卡斯本王子〉中，出現了一個「時間巨人」的角色，這個「時間巨人」掉到洞穴中昏睡，納尼亞國度的人習以為常，不覺得他會再醒過來。也就是說，另一個國度的時間到達了不同的國度，就失去它原本存在的意義。所以一個空間並不會有兩條時間軸，當兩條時間軸並存，就解釋了真實世界與隱形世界是可以並存的。

依前文所言，兩個空間的並存，在時間的上得到證明。周曉青曾提出聖經約翰福音中的例子，證明在從創世紀到啟示錄，在看似「線性發展」的《聖經》中，其實存在著不同時間的並存。

在耶穌告別的談話中，約翰用了不同的時態為的是呈現出最後晚餐的兩個本質——告別與犧牲。約翰重現最後的晚餐用現在式表現，最後晚餐當時的對話，則使用過去式，因為那是基督的犧牲，大部分的敘事則是用未來式。然而，敘事是要呈現出神的國之初以及犧牲的完成，都改用完成式。(Chow 82)

在這樣的解釋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從《聖經》的角度裡，神的時間在人的時間裡顯現出來，造成兩個空間的交錯。基督徒以至於可以活在人的時間與神的時間中，也就是神的國度。克默德(Frank Kermode)在《終結的意義》(*The Sense of an Ending*)中陳述了

以前的基督教思想對時間和永恆，對有頭有尾的流動的現時和完全擁有永恆的生活的無窮的現時做了十分嚴格的區分。基於天使們特殊的中間地位，這種區分便獲得了一種位於中間的第三狀態。……人們有時候會覺得他處於一種不同於流動的現時的持續狀態之中——覺得他們好像能做天使所能做的一切。(69)

天使若可處於「流動的現時」，就與人無異，處於「永恆的生活」，則與神無法區分開來，故有第三狀態來區分天使的疆界。但是，克默德又繼續說，人們有時覺得他處於一種不同於流動的現時的持續狀態中，這便完整地說明人可以生活

在人的國度以外的世界，人可以感知到天使，也可以感知到神，那是連天使都無法達成的。因為天使不能介入上述兩者的任何空間，所以才需分別一個第三狀態，而人是在一個空間裡面，感受到三種不同的狀態。在這方面，阿奎納也持有相同想法，他雖認為單靠理性不能證明世界是從虛無中創造，也無法證明世界的永恆。人會知道有另一個世界或空間的存在，單單是因為「天啟」。但他也認為，「天使不能是純存在，否則他們就和上帝沒有區別；因此就必須使他們或者擁有物質性，或者屬於第三階層，使他們既不屬於有潛能的物質，又沒有純粹的行動，而是一種具有潛能的非物質」(69)。

克默德進而提出亞里斯多德採用聖奧古斯汀的想法，證明「世界是永恆的，沒有開頭或結尾」，並認為世界是無與有之間存在的一種無形物質而構成。這種物質雖不具形式，卻可接受任何形式，也就是他所謂的「突變能力」，對亞里斯多德來說，突變能力等同於「創造」(66)。突變形式可決定（或說創造）一個世界（或說空間）的本質。

一直談到的人類居住的世界、天使存在的第三狀態亦或是所謂永恆的世界，其世界與人的關係之概念，來自於海德格所言「認識是在世的一種存在方式」，並說「完完全全的隱而不露是不可思議的，尤其此在具有一種對它自身存在的領悟(86-7)」。人類所處的世界是接受了「線性時間」的形式，其他空間也有可能接受了「無限時間」的形式。以奧古斯汀的說法，《納尼亞傳奇》跟《魔戒》的世界，都符合他所謂的「永恆」。在《魔戒》中，從哈比人因為持有魔戒，而開始在另一個世界的遠征。他們帶著偉大的使命，為的是要拯救全世界，包括他們的故鄉夏爾。但等到他們回到夏爾，以夏爾的時間來算，已經是一整年的時間了，但當他們在中土世界的時候，所經歷的一切都不同於在夏爾的經驗，在那個國度，時間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人類將面對到的事情。他將面對到的事情、所做的決定都很有可能影響到之後的事情。像〈羅馬書〉所言：「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8:28)

對托爾金而言，他們這群吉光片羽社中的成員，固然感知到隱形的世界，並且欲從隱形的世界中，走向神的懷抱。然而，希特勒也必感知到那個世界，但希特勒想做的不是通往神，而是中斷隱形的世界與神的世界的通道，並想要站在隱形的世界中，控制物質世界中人類的思想，中斷他們對神的感知，故高舉自己為神。他想奪走人類的選擇權與自由意志，這樣就可以統治人的心。希特勒的出現代表了文明的消逝，英國後來打贏了戰爭，就是因為認識了隱形的世界。

托爾金的作品暢銷的原因，「因為它提供了另一個現實，和真實世界一樣有暴利有陰謀、有善有惡，但卻存在另一方天地，在那裡，沒有炸彈和迫擊炮，也沒有空襲和踢正步的納粹。」(懷特 143)

在《魔戒三部曲—王者再臨》中，最後一場戰爭是人類的存亡之戰，人的選擇參戰與否影響了人類的存亡，魔戒被丟到烈日火山那刻，一切的黑暗勢力消逝，他們因為拯救了世界而開心不已。但回到下耳的時候，他們發現世界其實沒有改變，並沒有變得比較完美：

當一行人終於又累又濕的來到烈酒橋時，他們發現路被擋住了。在橋的兩邊都有著裝著尖刺的大門，在河的另外一邊還有幾棟新蓋的房子，兩層樓、有著狹窄方形窗戶的屋子，裡面幾乎沒有燈光，看起來陰森森的，十分不符合夏爾的風格。(355)

他們回到夏爾，面對的是另一場爭戰，這場哈比人之間的權力鬥爭，遠不如佛羅多一行人剛剛完成的使命，夏爾並沒有比較完美，可見戰爭是無限循環的存在。

佛羅多說：是我的肩膀，傷口還會痛，過去那黑暗的記憶總是縈繞在我腦海，那正好是一年前的今天。

甘道夫說：唉！有些傷口是永遠治不好的。

佛羅多說：我想對我來說的確是這樣，已經沒有退路了，雖然我可以回到夏爾，但一切都不一樣了，因為我自己變了。我受過刀傷、毒刺、牙咬，承受過無比的重擔，我能在哪裡找到安息之所呢？(343)

他無從找到自己的安身之所，打敗魔多並不是最後一次或是一勞永逸之戰，在歷史的洪流中，這些爭戰是一再循環發生的。佛羅多有過了那樣的經歷，已經不能在現實世界上生活。在夏爾生活了一些時日，佛羅多曾經為哈比人做過的犧牲努力，沒有人知道，沒有人在意。

佛羅多幾乎已經退出了夏爾的一切公開活動，山姆很難過的發現，他的主人在這國度中是如此的沒沒無聞。沒有多少人了解，或是想要知道他的冒險和成就；他們的崇拜和尊敬，幾乎全獻給了梅里雅達克先生和皮瑞格林先生以及(如果山姆知道的話)他自己。(395)

最後，他無法在本來習以為常的「現實」中繼續生活下去，他不能滿足於本來的世界，他必須追求他曾經確確實實感受到的，那個隱形的，充滿力量的另一個世界。

山姆，我受的傷太重了，我試著拯救夏爾，它得救了，但我沒有。山姆，事情經常是這樣的，當事情面臨危險時，必須要有人犧牲、有人放棄，其他人才能繼續。

愛隆和凱欄崔爾繼續前進，第三紀元已經結束了，魔戒的年代也過去了，屬於他們的故事和歌謠也都該告一段落，他們和許多不願意留在中土世界的高等精靈一起離開。（401）

佛羅多必須離開世界，正是因為他察覺到了世界被人所認知的「時空概念」而限制，他因為自己的體驗，懂得從高一層的視野來看見這個世界，於是走向了這樣的結局。就像康德所認為的，人往往用自己的認知來將此世界定型；然而，世界則被我們有限的認知給框架住了。<sup>33</sup>托爾金暗示「吉光片羽社」的成員就是哈比人，他們不像希特勒有著英雄的外表，憑著自己的信念及意志，要對抗希特勒這樣的英雄形象，所秉持的只是對神的信心並對傳統的維護。「吉光片羽社」的成員致力於在發揚自己的一套神學傳統來抵禦外在的變化，也成功地用幻奇文學的方式，喚起當時人民尋求被他們所遺忘的力量。

---

<sup>33</sup> 見康德《純粹理性批判》第一編，卷一，第二章。

## 引用書目

## 英文部分

- Bloom, Harold. *Classic Science Fiction Writers*. New York: Chelsea House, 1994.
- Carlyle, Thomas. *On Heroes, Hero-worship, and the Heroic in History*. Lincoln: U of Nebraska P, 1966.
- Chance, Jane. *The Lord of the Rings: the Mythology of Power*. KT: UP of Kentucky, 2001.
- Grene, Marjorie. *Th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Vol. 3. Ed. Paul Eswards.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86.
- Heidegger, Martin. *Being and Time*. Malden: Blackwell, 1962.
- Hsio Ching, Chow. *Dryden' s Quest for Harmony: The Development of A poet' s Religious Opinions*. Tainan: Wen Tao, 1997.
- Hunter, John C. "The Evidence of Things Not Seen: Critical Mythology and The Lord of the Rings." *Journal of Modern Literature* 29.2 (2006): 129-47.
- Kant, Immanuel.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London: H. G. Bohn, 1855.
- Kermode, Frank. *The Sense of an Ending: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Fiction*. Oxford: Oxford UP, 1967.
- Kerr, Fergus, *Theology after Wittgenstein*. Oxford: Brail Blackwell, 1997.
- . *Immortal Longings*. Notre Dame: U of Notre Dame P, 1997.

Lewis, C. S. *The Chronicles of Narnia*. New York: Harper Trophy, 2002.

---. *The Screwtape Letters*.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82.

*Nazix: the Occult Conspiracy*, dir. Tracy Atkinson and Joan Baran, Discovery, 1999.

Rollyson, Carl E. *Notable British Novelists*. Pasadena: Salem, 2001.

Walpole, Horace. *The Castle of Otranto*. Oxford: Oxford UP, 1996.

#### 中文部份

卡萊爾(Thomas Carlyle)著，何欣譯：《英雄與英雄崇拜》，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

1998。

弗蘭克·克默德(Frank Kermode)著，劉建華譯：《終結的意義：虛構理論研究》  
香港：牛津大學，1998。

米爾頓(John Milton)著，楊耐冬譯：《失樂園》，台北：志文出版社，1997。

托爾金(J. R. R. Tolkien)著，朱學恆譯：《魔戒首部曲：魔戒現身》，台北：聯  
經出

版事業有限公司，2001年。

托爾金(J. R. R. Tolkien)著，朱學恆譯：《魔戒二部曲：雙城奇謀》，台北：聯  
經出

版事業有限公司，2001年。

托爾金(J. R. R. Tolkien)著，朱學恆譯：《魔戒三部曲：王者再臨》，台北：聯  
經出

版事業有限公司，2001年。

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著，王慶節、陳嘉映譯：《存在與時間》，台北：桂冠

圖

書股份有限公司，2002

麥可·懷特(Michael White)著，莊安祺譯：《托爾金傳》，台北：聯經出版事業  
股

份有限公司，2002年。

康德(Immanuel Kant)著，韋卓民譯：《純粹理性批判》，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  
版，

1991